

卷七

藝文上

重刊萬曆萊州府志

吳郁生
署檢



萊州府志卷七

藝文

萊人於文學不敢謂天性然操觚染翰非乏人也文人騷客至止於斯隨時紀事觸事感懷雖作各不同何可無傳大哉王言以冠篇首未免掛一漏萬矣

王言

漢宣帝賜膠東相王成詔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晉初追褒王基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歿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晉武帝以侯史光爲御史中丞詔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
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

宋神宗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祇迪于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
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
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敕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遜聞于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
慎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于休

國朝高皇帝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
安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
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
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

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高皇帝遣祭東海之神祝文

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旣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皆加以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承上天后上之祐百神之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施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

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海名其名依時祭祀
神其鑒知尙享

賦

魏徐幹齊都賦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洋洋發源崐崙驚波沛厲浮沫
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菰沃若瑰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
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駁
蚌含璫構廈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桶山岳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
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遊洪池折珊瑚披琉璃日旣返而西舍乃反宮而
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翻其
輕迅王乃乘鸞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征鼓雷動旌旗虹亂盈乎靈圃之中
於是羽旌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藪

晉木華海賦

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網淳濔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浩漭迤延八裔
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啓龍門之岬嶺壑陵巒而嶄鑿羣山
既略百川潛溘決滢潏騰傾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倚拔五嶽竭洞九州瀝滴
滲淫崑蔚雲霧涓流決瀆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廣也其爲恠也宜其
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液澆激灑浮天無岸漣灑沅瀼渺瀾漫波如連山乍合
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島漶蕩浩汗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
駭於扶桑之津影沙礪石蕩鷗鳥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
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碰澗瀆
淪而溘潔鬱沕迭而隆頽盤盪激而成窟漕漕濶濶而爲魁澗泊柏而迤颺磊岔矰而
相逐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溼溼葩華踈沮瀆濶濶濶若乃霾曠潛銷
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尙呀呷餘波獨湧澎湃濞礧礧磊山壘爾其枝岐

潭淪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凌山
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望濤遠決罔然鳥逝鷁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
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
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臨冶夷決帆摧撞戕風起
惡廓如靈變惚怛幽暮氣似天霄黶黶雲布靄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噉掩鬱曖無
度飛澇相礮激勢相湖崩雲屑雨滋滋汨汨跣蹕湛灑沸潰淪溢灌漉洧澗蕩雲沃
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鼉鼉之穴或挂罾於岑竅之峯或掣掣洩洩
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
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滄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
青徐經途溲溲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
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
其色黶黶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崕峴孤亭擘洪波指大清

竭磐石栖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
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
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熹炭重燔吹爛九泉朱爍綠煙曖眇蟬蛸魚則橫海之鯨
突杙孤遊戛巖嶽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連踈縮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
踏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鬣刺天顛骨成嶽流膏爲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
之嶽毛翼產殼剖卵成禽鳧雛離襪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
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爲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旣清天地融朗不汛陽侯
乘躋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罟鳥被羽
翻之縻纏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
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盧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
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出何有何無

唐盧肇海潮賦 并序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爲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絃乃小羸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

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牘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
維至陽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
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
迴龜鳥於兩至曾不愆乎度
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

濛汜而改色巨鱮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翫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
力是以納人於龔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白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
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
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
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爲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墮而可見雖
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
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祝因上下之
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歷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其涓滴而喪其泉源
也於是欲抉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在之光乎廊乎汨磅礴乎差溲溲之無際
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
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
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盪盪矣

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羸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
瀕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圓天而勞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
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却衆柔之繁溼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
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燧以驚急且其日
之爲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水
之能逼而不澎溥沸涓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爨
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
拂長庚而尙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狗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羆虎與兕象
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割礫而齏黠其少進也若兆人繽紛填城溢郭蹄
相蹂蹙轂相摩錯闐闐澶漫凌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
將極也潛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
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噉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

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耀乎文墨之場以貽
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肝衡而抵掌俄類斷而愕胎孽衣下
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
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垠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
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厠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
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踰指溢
濳之難悟欲蠱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
步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
域及周公之爲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裨竈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
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
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
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秋冬勃興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晝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來旣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吠滄往成天波終古不極蓋沉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爲潮之外水歸何域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繫塊坻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忻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頒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嘆常極楛於獨見終沉溺於羣疑旣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爲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旣作雲而洩雨乃

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爲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掌始交綏而並鬪終摩壘而先釋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羣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守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黃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爲順式自望而進進爲干德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日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

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引分書於戊作夜於子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浙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二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羣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熱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精有質人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絃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

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溼而同漂泊哉方輿之下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爲朝左激之遠兮遠爲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爲雪爲霜者爲霤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爲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煥急常寒狂乃陰雨爲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間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尪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陽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剝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

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奠其
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
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
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
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
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
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
何足齒於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噓爲夕爲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
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旣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
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旣已矣欲入壺奧願申 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
海裔觀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
撰履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

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踞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蹟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尙遺方盡迷於闡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編鑿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惜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祗爲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鑪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爲經高謬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鎬何以解乎羣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國朝知府龍文明萊城賦

東萊古郡夙號四塞墉隍歲歷久焉圯淤澄海波于清晏思備禦之宜籌資羨賦以更新用恢拓而制度事既不妨於業力又不廢乎時經始己亥勿亟是求落成辛丑膚功以奏爰此求甯之德意適觀神速之宏模美哉山河之固金湯之偉也遂爲之賦其辭曰

繫設險以守國剏金湯而作京雒維藩以扞圉務壯麗于干城內庸保障乎黔庶外實式遏乎禍萌嘻頽蝕而不治疇耆定以維甯維萊望郡甯海巨衝於維我 明建國樹城雉櫓星列寨堡雲屯七國環峙九衢縱橫二百越禩雍熙泰平循因仍之故跡忽整頓而寡營方城半撤于風雨埤堦盡剝於塹坑乃溟海兮其伊邇柰鯨波兮其獍爭敢恃陋而不固昧守國之善經爰相爰度載升載登鳩庀羣材廣厲百工蠲吉托始百堵聿興採鑿于山白石粼粼陶冶于穴甑甃秦撤屬垣之舊宇弘美麗於維新爾其爲狀也屹爾壁立巋然靈光弘衍門扃環列周牆奠石如麓締基斯皇甃築如巖縹緲逼蒼海旭曙啓虞淵蒼茫排高空而上出若游自于天闢疏九通之

廣路立四達之通門左據大基墜星之嚙愕表以寒同馬鞍之山右界蜉蝣優游之
島嶼帶以白沙上官之川羣山之秀錯落而周遭衆流之隈汧湧而互匝金城九仞
嵯峨穹窿玉壘千尋昭回雲峯凝睇而望目眩籠蹙躡履而陞手挹日星平臨大荒
實壑實墉下瞰原隰迺理迺宗維厥湯池延袤淵瀆潏洄逶邐縠璨綺分紅葉翠荇
雜以芳蘋紫貝玄龜並躍游鱗聿起飛樓敞軒聳麗窗牖洞開扇闥通蔽蕙櫨蘭櫂
鳥翬斯翼觚稜罍罍榮煌金碧神霄爭歸聆臬肆戾丹雲覆楹涼飈拂衝隅列干櫓
合以龍盾峻嶒峻整矯焉飛隼載橐旅弓肆陳畫戟邦家之威藩屏之極美盛代之
巍巍昭崇明之翼翼寢海氛之窺萌杜山魑之狂譎苞千禩以如磐護萬象以底戢
於休哉滄渤之隩區吁嗟乎古齊之巨麗也亂曰土宇阪章兮幅幘旣廣山谿險固
兮提封如昉維茲新墉兮萬代瞻仰地利備至兮甲於昔曩爰泣茲土兮焦勞生養
輯寧黎元兮比於擊壤人和聚順兮昭明高朗威嚴樹的分阜成不罔萬有千祀兮

佐鎮東垓

詩類

周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盻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盻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縵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晏嬰齊臺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國人望晏子晏子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云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

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糜散我若之何

穗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云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

齊役者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云舞三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罷長康之役

歲已莫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憊憊矣如之何

萊人歌

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魏曹植贈徐幹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
夜行游游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顧念蓬室
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克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
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璠璣美積久德
愈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劉楨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
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
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
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晉陸機齊謳行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
錯萬類陸產尙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無迭
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嘆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
存非所營

潘安仁送城陽太守石崇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營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
澗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
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
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隋煬帝季秋觀海

孟軻敍遊聖枚乘說瘡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迥無岸含靈固非一委輸

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空碧霧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望海

碧海雖欣矚金臺空有聞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斷濤還共合連浪或時分馴鷗
舊可狎青木足爲羣方知小姑射誰復語臨汾

虞茂奉和望海

清蹕臨溟漲巨海望滔滔十州霧雲遠三山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
藐姑射睿藻冠風騷徒然雖觀海何以効涓毫

唐太宗春日望海

披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仙氣凝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朝
雲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雲鴈斷行懷卑連深廣持滿守靈長有形非易
測無原詎可量洪濤經變野翠鳥屢成桑之罍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
拱且圖王

楊師道奉和春日望海

春日臨渤海征旅輟晨裝迴瞰虛龍塞斜瞻肅慎鄉
洪波迴地軸孤嶼映雲光落日驚濤上浮天駭浪長
仙臺隱螭駕水府汎黿梁碣石朝煙滅之罘歸鴈翔
北巡非漢后東幸異秦皇
拳旗羽林客跋距少年場
電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
將舉青丘繳安訪白霓裳

許敬宗奉和春日望海

韓夷愆奉書憑險亂天常乃神弘廟略橫海剪吞航
電野清玄菟騰笳振白狼連雲飛巨艦編石架浮梁
周游臨大壑降望極遐荒桃門通山抃蓬渚降霓裳
驚濤含蜃闕駭浪掩晨光青丘絢春組丹谷耀華桑
長驅七萃卒成功百戰場俄且旋戎路飲至肅巖廊

獨孤及觀海

北登渤澥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源
瀕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

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何捫超遙蓬萊峯想像金臺存秦帝昔經
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
年潮水痕

孟浩然歲暮海上詩

仲尼既已沒予亦浮于海昏見斗柄迴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
乘槎人滄洲復何在

高適和簡判官望海詩

聖代務平典輜軒推上材輶停溟海際曠望滄波開駟牡未遑息三山安在哉巨鰲
不可釣高浪何崔嵬湛湛朝百谷茫茫連九垓挹流納廣大觀異增遲回日出見魚
目月圓如蚌胎跡悲想像到心似精靈猜遠色帶弧嶼虛聲涵殷雷風行越裳貢水
過天吳災

李嶠望海詩

習坎疏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鰲湧萬里大鵬飛樓寫青山色珠含明月輝會因
添霧露方遂衆川歸

陳子昂示東萊王無競觀玉篇

并序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舍于張掖河河洲草木無他異者唯有
仙人杖往往叢生幽朔地寒與中國頗異余家世好服食昔嘗餌之及此役也而息
意茲味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余倏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
之豈非神明喜惠將欲扶吾壽也因爲喬公昌言其能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舍聞
而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
謬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甜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余作采玉篇謂
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也余心知必是由以獨見之故被奪於衆人乃喟然而嘆曰
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黃甘苦亦可斷
而不惑矣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况君臣之間朋友之際乎自是而觀之則萬物之

情可見也感采玉詠而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譏其失真

鴟夷雙白玉此玉不緇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真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荆國人

送東萊學士王無競

寶劍千金買平生未許人懷君萬里別持贈結交親孤松宜晚歲衆木愛芳春已矣將何適無令白首新

李白勞山詩

我昔東海上勞山滄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慚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陞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沙丘城詩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杜甫哀李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
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
門碑板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
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
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
衆歸闕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
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
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
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箠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
深嶠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敍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畫流水逝
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及
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貞作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縣鯨鯢噴迢遞坡陁青州

血燕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尙論兵將
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宋王禹偁哀故尙書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貶萊州司馬高錫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豔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
遂彬彬不蕩亦不野惜哉傷躁進忤旨出閣下吾君登大寶兌澤連霧灑均陽又淮
陽移徙曾不暇遂無牽復命虛偶文明化何路得自新賫志入長夜人謂責太深終
于郡司馬

賈存道贈蔡齊

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

王安石詠田單

潛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田單一卽墨掃敵如風旋舞鳥惟不測騰牛怒無前飄飄
樂毅去磊砢功名傳掘葬與劓降論乃愧儒先深誠可奮士王蠋豈非賢

蘇軾薄薄酒二首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遠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覺者之一噓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押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着兩重美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夫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行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朧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
或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驟自慳騎白鳳三年東方
早逃戶連欵棟老農釋耒歎深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
爾歌飲瓮

望東海詩

東海如碧環西北捲蓬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迴我行適仲冬薄雪收浮埃黃昏
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
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又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圓玉觀飛樓凌霧起仙憶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
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

守膠西贈趙明叔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嘆汝輩何曾堪一笑
齊相對復三人黃鷄唱曉
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赴膠西途中次韻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驛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郡曹杜于民登瀛亭詩

擬傳來觀海危亭一拂衣雲晴千恠出浸大百川歸日月遭吞吐乾坤入範圍羣鴉
不須避禪寂久忘機

又

北望滄溟大茫茫一氣間迴還知萬里漂渺認三山漢使何年到星槎幾歲還蟠桃
應已熟方朔在人寰

秦元似大澤山詩

古木巢遼鶴陰崖留石泉登臨多意緒深邃好風煙嘯傲欣離俗徘徊覺近天熒煌

逼霄漢疑是繼張騫

又

桃花細逐涓涓水藥草香隨陣陣風散髮披衣懶歸去山名詳得問山翁

朱巽大澤山詩

半月重來幸有緣煩襟蕩滌逐溪泉乍離塵世登真境暫宿仙房寄洞天紅日映巖如發火白雲出岫若堆烟凌晨側聽高僧話情緒悠悠斷俗牽

金丘長春勞山詩

卓犖熬山出海隅霏微靈秀滿天衢羣峯削螭幾千仞亂石穿空一萬株

獅子峯

熬山東面海浮空日在扶桑照海紅浩渺碧波千萬里盡成金色滿山東

元學士張起巖麓臺詩

銀河漾漾淨天街碧月輝輝照麓臺臺上讀書燕太子清光依舊向人來

廉訪使郝采璘題晏子廟

荒城隱殘堞老樹回清灣東有齊相正榮榮處高寒誰知千載人此地遺巾冠圖齊
豈不雄詐力唯偏安四海兵縱橫來爾孤裘獨不有莘野資王業誠間當年矮矮
軀氣凌星斗間存齊賴世卿枉道羞申韓憂民力忠懇激世揚清湍才術終有餘雅
儉誰能班所恨尼谿封昧聖虧璧完猶能自世下廟食羅豚肩英魂眇何許慘淡風
燭殘繁華一清夢變滅餘江山寥寥今幾世在轍何當還懷賢感益深高歌歷膠灘

高密尹秦景容王喬峒詩

突兀高千丈仙蹤雲氣孤攀援無石礙何處覓雙鳧

國朝徐霖詠王節婦

節婦王氏平度車勸妻

二十孀居今八十阿婆不愧讀書人東村少婦峨高髻醉倚紅樓笑爾貧

膠州學正王振宗庸生廟詩

膠東大儒人不識至今遺像青山側荒祠寂寞幾經年澗草岩花自春色穹碑屹立

當庭心篆文磨滅蒼苔深天寒日暮鳥聲絕黃葉瀟瀟風滿林

唐島詩

落日海門潮止長潮聲怒挾春雷嚮須臾雪浪駕天來銀練晴拖一千丈此時自覺
心氣豪仗劍便欲屠神鯨狂波不起颶風息扁舟萬里堪遊遨

提學薛瑄四知臺詩

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

膠州道中

數點青螺海上山參差樓閣海天寬行臺五月不知暑只覺侵人海氣寒

又

六年三按古膠東兩見榴花五月紅却憶端陽霑賜扇曾陪鷓鴣侶觀飛龍

御史毛宗魯大澤山詩

芙蓉朵朵倚空碧蒼松倒掛嵯峨石山頭雨過霽色鮮嵐氣浮空翠欲滴白雲出岫

本無心時時繞護禪房陰衲子挂錫無他事跏趺日坐蒼苔深

寧塚雙松

歌牛人去眠長夜千秋埋出荒原下墓前松老半無枝翁仲相對伴瀟灑龍鬚時作
風濤聲夕陽寒籟風中鳴牧童扣角前村去雙松偃蹇蒼雲橫

大學士毛紀觀海

萬折鯨波此匯同千年元氣自鴻濛雲連遠漢寒煙碧天入扶桑曉日紅浩浩莫窮
三島外茫茫誰障百川東乾坤大化無停息道體分明在眼中

謁庸生廟

敗屋頽垣帶薜蘿斷碑歲月記宣和而今祀祭鄉人少伊昔談經弟子多雨砌行蝸
留篆字風林啼鳥相絃歌我來仰止儀刑在敬采蘋花酌澗波

御史匡翼之再遊齋唐島

吾生直欲訪丹丘不憚乘桴續舊遊古徑竹深難見日水鄉殿晚易生秋昔逢樵子

還青眼前度仙郎已白頭正喜烟波開四面妙於西北望龍樓

僉事官賢采村煙柳

南陌尋春春早歸柳條嫩綠水邊齊江亭遊子歌初歇岐路王孫望欲迷愛舞東風吹不斷多情斜日照還低十年回首長安夢記得依稀滿玉堤

訓導伍晏歲寒軒爲平度官熙載秀水歌

舜揆楚人中龍百家六籍羅心曾剪茅誅土結書室窗前樂種竹與松吁嗟松竹無顏色子樂種之何所得紛紛白眼那得知請看凌寒好標格于時深山大澤龍蛇蟄于時雪花如掌大於席于時百鳥吞聲山鬼泣于時松孤貞于時竹勁直團青結翠戰北風特立參天二千尺君不見玄都道士種桃花紅滋墜雨成泥沙又不見姚家魏家種牡丹秋風剪剪顏色寒何如子之松何如子之竹風雷起蛟龍晴濤振鳴玉截之可以爲笙韶柱之可以爲梁棟

遊大澤山詩

步少月示名
二二〇
縱目三天上峯巒景色賒白雲封野寺流水照巖花拂日松枝古含風柳帶斜遠公
留宿處香夢遶丹霞

御史籃田登華樓

前山後山紅葉多東澗西澗白雲合紅葉白雲迷遠近雲葉缺處山嵯峨閑拋書卷
踏秋芳扶藜偶入山人房柴門月上客初到瓦甃酒熟兼松香玉皇洞口曉花暗金
液泉頭秋草遍藥爐丹井尙依稀白雲黃芽今不見長春高舉烟霞外使臣遠出風
塵界當時人已號飛仙祇今惟有殘碑在人生適意且尊酒莫放朱顏空老醜神仙
千古真浪傳丹砂一粒原非有迺知造物本無物薄命不逢隨意足雲滿青山風滿
松何必洞天三十六

鶴山詩

洞府北岩裏微茫草逕通潮聲驚席上山色落尊中野鶴何年去孤雲與我同謾將
遠遊意揮筆向霜風

三標山

三峯海上接雲平，洞裏丹經不識名。
東望仙洲悲漢武，西隣書舍憶康成。
崎嶇百轉泉流遶，蒼翠千重夜氣生。
多病年來忘百慮，獨於林壑未忘情。

知州周瑞昌觀海詩

天水依無盡，坤輿寄小舟。
蒼茫滌日馭，隱約動熬頭。
萬里金波曉，千山雪浪秋。
何當棄環堵，蓬島一遨遊。

軍人徐注聚仙宮

堡戍巡行路轉艱，壯懷無奈鬢毛斑。
魂消征雁家千里，夢破啼烏月滿山。
樓角聲哀青嶂暮，海涯春到白鷗閑。
太平何處堪投隱，仙子遺宮烟靄間。

官一夔豹竹澗詩

石澗風霜古蒼筠，歲月深霧多藏豹。
變風細作龍吟，白石同堅節。
青松識素心，自從仙去後。
雲冷翠陰陰。

尚書邊貢哭杜珪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哀哀復哀哀人歸長夜臺桐爲棺兮席爲舍寒巷蕭條日光下孤兒五歲初學行向人啼父不成聲訪君來哭君去驛路迢迢隔暝煙灘水萊山渺何處

送匡翼之按貴州

歲晚神京別何時到鬼方雪迷山驛冷雲接海關長去任新驄馬封題舊皂囊遙憐征戰地幾處有蠶桑

副使邵賢登勞山

坤軸危分鎮巨熬山如劍戟戰方鏖鼓鐘鏗鎔東西院丹碧參差大小勞石柱華樓闌海出龍巖獅石倚天高我來無限登臨興點染風煙信綵毫

知府牛斗海廟道中

草樹蕭蕭一徑通相隨春色過橋東村家抱水滄洲綠鳥寺消烟海日紅杜老空多

憂國夢子雲無復濟時風
洛陽鴈去江魚杳回首鄉關路萬程

卽墨縣令馬存仁登華樓

惟愛山家坐小亭
簷隈野竹送秋聲
苔封詩句無人識
止聽黃冠說姓名

布政張紳艾山詩

艾山今日一扶藜
風起空岩草樹悲
二十五年鄉國恨
謾尋苔石坐多時

僉事崔廷槐瀑布泉詩

昔愛瀑布泉直下三千尺
濺空霏雨聲散作涓涓滴
懸流倚青冥側挂沿蒼壁
西曦照逾光空翠溼如洗
迢遞匡廬峯虛名未爲匹

郎中劉廷錫孤山伯夷廟詩

平瀾故國水漫漫
古廟雲深海外看
孤竹風吹天地久
首陽氣薄日星寒
嵐浸老幹龍髯瘦
苔覆遺碑鳥篆殘
自合采薇供俎豆
無煩蕭鼓奠盤餐

石佛寺

何處幽深可避喧法堂萬古海雲屯
珠林重訪袈裟友塵世同迷覺悟門
嶺月恍臨阿耨室天花香遶給孤園
旃檀樹影翻經處老衲相看更不言

玉清宮

海嶠春雲障幾重金崖春水日淙淙
靈椿地古幽聞鳥明月堂空曉叩鐘
碧落晝閑仙旆影山嵐晴散羽人蹤
蹉跎未悟長生理試玩瑤壇老氏經

御史孫錦觀海漫興

小立烟霞日未央奇觀元說在東方
碧雲連水天無際雪浪翻波夜有光
島嶼晴分濃淡色海鷗斜去兩三行
臨流覽勝良非偶浦樹沙汀共渺茫

都御史胡纘宗見海水詩

天晴見海水海水清似天天陰見海水
海水黑如淵風時見海水海水噴如雪
雨時見海水海水暝似月朝朝納百川
洋洋何處洩借云有尾闔天地豈虧缺
我欲乘槎去直至支機邊一問飲牛人
變化何其然

知州譚任天仙宮詩

煙水微茫遠郡城仙家臺殿接雲平
醮壇傍斗天街淨信鳥吟風洞府清
羽蓋半空團紫氣露華深夜滴金莖
步虛頓起三山輿不向紅塵誤此生

知州周思兼康王城行

盛夏五月東南行殘霞遙映康王城
羣鴉低飛斷復續萋萋芳草愁雲平
阡陌成行種禾黍云是當年歌舞地
王孫公子誰留名曲榭雕闌不知處
城南古塚高峨峨牧童指此供樵蘇
日夕牛羊不歸去山北山南人相呼
廢寺頽碑莫可讀野人傳訛怪且惑
煙中每見樓櫓形雨後常聞鬼神哭
鬼神微茫不易知英豪歇絕那得回
惟有宮門舊時月年年深夜尙徘徊

贈梁萬斛詩

梁王有高志結字傍中林花徑無人掃
軒車此日臨衡門春雨細孤榻暮烟深
不有同心者誰能知子心

知州王彩玉清宮詩

北郭仙家屋數重
西山如抱水淙淙
長松漠漠陰春草
遠漢殷殷起暮鍾
夢覺幾回驚海嘯
荒唐何處覓仙蹤
阿童玉立渾無事
不是燒香卽誦經

參政陳沂登華樓

力倦興不淺
山奇情更濃
下輿聊坐石
倚杖又登峯
夾澗鳴寒溜
緣嵐秀古松
仙宮何處是
風落數聲鍾

上苑

琳館四更夜
披衣不欲眠
潮聲滄海上
月色亂峯前
松頂露華滴
岩腰閣影懸
此身何所在
孤思一飄然

勞山

蓬萊之山橫
插天大勞小勞青
可憐清秋播蕩入
蒼海落日縹渺生
晴煙眼前此景
出人世便可羽化
凌飛仙挹取南溟
酌北斗枕石大醉
雲峯顛

南天門

望入天門十二重
竄然飛霧半虛空
千尋不假鉤梯上
一竅惟容箭括通
風氣蕩磨鵬翮外
日光搖漾海波中
欲求閭闔無人問
但擬彤雲是帝宮

給事中任萬里觀海詩

海色連天碧
春晴望不迷
輕鷗隨水動
落日逐雲低
岸遠移舟楫
風恬靜鼓鼙
醉歸餘興在
匹馬任衝泥

尙書丘樞登艾山詩

底事山名艾
山應艾父多
何人擷芳草
爲我拔沉疴
泉暗岩交樹
天低海漾波
黃公舊廬近
忍聽阮咸歌

給事中匡鐸玉泉寺詩

搖落空山寺
攜尊愜壯遊
雨餘秋蘚合
風度曉鐘幽
戶寂禪初定
林閒鳥自投
何時返初服
吾願在滄州

關西劉顯馬鞍山詩

天際峯巒紫翠攢似將文錦覆雕鞍
五花經雨神猶矯雙耳迎風勢欲搏
春釀晴嵐增點染影涵斜日助爛斑
繁華盡載飛龍背憑仗詩豪仔細看

張書紳摩雲頂觀海

遊客不知何許人

海上曾聞有十洲逸人騎鶴恣遨遊
直超塵世三千界親見神仙十二樓
月帶寒潮浮碧嶼雲移芳樹接丹丘
中流我欲乘槎去只恐迷茫犯斗牛

提學鄒善翠屏詩

白雲籠翠屏望靜如削坐久澹忘歸
壓頭松子落

登華樓

千岩萬壑境蕭疎幾日幽尋得自如
疊石遙連滄海色華樓高接太清居
仙人洞悟陽生候玉女盆迎日照初
試問同遊蓬島侶可能此地卽吾廬

遊大澤山

閒度樓谿暝色寒相將仙侶躡層巒摩雲頂上饒殮玉邀月臺邊剩弄丸羣石參差
馴虎蹲萬松偃蹇老龍蟠乾坤此地堪留賞歷盡羣峯興未闌

參政劉孝登華樓

抱真劉子臥浮丘人到丹成幾萬秋苔合峯門金液冷松蟠龍洞玉盆收隋唐瓦落
玄元殿出海雲藏獨石樓七十二宮明月在不知何處覓仙洲

吏部員外唐汝迪吊逢萌

黃虞世選選箕穎風熄滅中古待士賤豢驥雜羣秣綠茲榮利場沉醉浸人骨雲霄
未致身青紫志先奪蝸牛競升壁翻啗鈍者拙喪已鮮色慚胡暇顧臣節國勢丁離
披團沙紛蕩折往事尋覆軌捲卷欲流血北海有隱君清貞瑩冰雪食貧匪所厭獨
耻效趨謁擲楯不掉頭氣已假溟渤遊學咀麟經大義皎日月維時炎精晦龍戰重
陰結奸雄巧簧鼓獻頌塞城闕嗟嗟草玄子美新丐容悅天地失其宰三綱頽然絕
朗鑿燭色機介石不終日掛冠東都門片帆遼海闊戴盎哭于市蹤跡詎爲謫中興

晰玄運預占祆氣豁眞主御宸極網羅盡英傑豈乏天孫章堪補袞職缺素心甘隱
淪入山轉祕密大勞連小勞茹芝還採蕨葆光眞性適熏德善良徹聲價震寰宇徵
書星火發託耄罔識塗堅臥老巖穴鴻鵠摩秋旻虎豹安可繼意者薄雲臺標榜侈
勳烈識緯附霸圖伊誰稷與契卷舒妙成筭應不媿明哲高風滌浮埃廉頑起懦劣
東漢尙節義清論懼纖蟻大廈雖垂顛支撐力猶竭阿瞞恣睥睨至死且哽咽鼎沸
國祚綿忠憤見耿切世教遡扶培厥功疇云蔑千載臭味同遺像梓里揭習俗方靡
靡此意漸銷歇空谷喜足音勿漫疑孤潔

崔浮遊大澤山詩

落日尋空谷林深萬壑開鳥鳴山意動雲度水香來入寺花分逕聞鐘月滿臺翛然
罷塵想身世隔蓬萊

推官胡夢豸浮山詩

剪棘尋幽僻天然石竅通斷崖千尺老深谷萬緣空澹月明心鏡寒濤覺夢鐘跏趺

堪結坐何必梵王宮

中允周如砥贈王邦直詩

君家昔在漢諫議秉明哲疏草播青史餘光耀閎閱譜系何綿邈墳墓紛羅列豪備
代非乏如君更奇絕束髮學古人風規儼不越繩尺爲步趨瑾瑜比貞潔一朝感世
味殊與素心別悵思還大雅末流誰能涉繡衣表俗化赤幟正高揭簷矮項自彊道
在心寧折獨抱萬言書排闥叫天闕肅皇垂卑聽荔莖等稷契疇謂逆鱗攫立見馳
馬蹶談笑掛冠歸東溟養幽拙于今四十春頭髮如霜雪稻粱家財足著述老不輟
鄰里稀識面掩關動經月 上聖舉曠典臨軒考圖牒特下購書詔蒐索徧巖穴粵
自尼山頽正聲久消歇皇祚幾三百制作傷猶缺開幌出新編律呂傳真訣廿年殫
精力百家割優劣石室忽生色朝端半繫節千金懸國門雲漢相輝鄴我尋太初曆
徐生擅專業徐亦墨川產古今同一輒弓箕羨遙振芳躅還高躡卓矣少尹名千秋
無磨滅

法海寺

雲盡寒山石竇開
西風古寺一徘徊
樹當十月猶青色
碑載前朝總綠苔
護法似聞天犬吠
聽經曾有夜龍來
須知勝地宜尊酒
未許夕陽促客回

又

石城東畔古浮屠
峭級穿雲百尺孤
四面山嵐團翠靄
千年花雨暗平蕪
人尋鳥道迷南北
篆雜蝸文半有無
欲問慈航何處是
寒煙漠漠一啼烏

黃石宮

黃石遺蹤海畔留
一宮深鎖亂山秋
松風時送波濤出
巖瀑遙連河漢流
濟北天空烟漠漠
圮橋雲斷水悠悠
慙慙獨向高峯覓
應有藏書在上頭

黃石草堂

崎嶇千澗野雲賒
乘興遙遙訪道家
門外清泉滋碧草
階前白鶴啄松花
平臺客上凌雲露
斜日人歸帶落霞
最喜諸真頻見戀
洞天幾度飯胡麻

又

翠柏丹楓相映新清波白石故粼粼羽人總解談黃老塵世誰知是漢秦樵語每從
天外落仙丹自許鼎中真留連歲杪渾忘返氣候時時似暮春

都御史黃克纘謁海廟觀海詩

元氣茫茫接太清乘春一望水雲平雪花浮浪千疊起日色蒸霞四散明海上烽銷
旗半偃津頭潮落棹空橫馨香好答神靈旣莫遣鯨波又震驚

工部主事周如綸黃石宮詩

鴉鵲峯頭草閣懸幽人愛此學長年地通瀛海川原潤天近扶桑日月偏何物笙簫
來潤底無端鷄犬下雲邊諸山盡處人間路得意誰回急水船

王心學玉泉寺詩

隱隱玉泉寺逶迤帶翠微天花香擁砌柢樹綠藏扉一徑鳥鳴寂千巖人跡稀偶來
休問姓坐語亦忘機

表

漢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嚮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慙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組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騁鬣絕足奔

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劾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疏

漢王吉言得失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聽訟獄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氣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

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牴減樂府省尙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谷永言黑龍見東萊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宴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

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曰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愬婦爲臬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

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沔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塚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顧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

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撓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唐孔璋救李邕疏

明主舉能而舍過取材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

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奚不用晏
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強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剛
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變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
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
生無益於國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
不歎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負
二善而死而臣又何求伏願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
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
天后土實聞臣言者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
垢之道棄微瑕之義遠思劇孟近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
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爲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
成陛下矜能之慈

宋吳奎災異疏

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薦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推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

辛次膺論和議疏

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媿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書

漢鄒長倩遺公孫弘賢良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緇倍緇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毳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王吉諫昌邑王書

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恩至虔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常仁聖至今思慕未忘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

竊願大王察之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闔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彌誦臣敞幸甚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士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國朝行人呂讓諭安南國王陳日焜書

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 朝廷稽典册考圖誌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暨讓至王國宣布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益固未肯聽從今以前

代所紀疆場利害爲執事陳之按誌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以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逵將兵征之擒僞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涼門思浪州蘇茂桃榔之地以降則當時此地尙爲中國所有也况銅柱以北丘溫等地乎元世祖時而祖光炳入款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世祖是興問罪之師日烜蒙荆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燁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燁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於祿州懼有侵越往往辭之丘溫而已觀此則丘溫以北之地其屬思明已明矣今安南乃越淵晚踰如窳慶遠而盡有之抑乘元末之亂僥幸而得之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陳黎二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爲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燁之言無乃但爲浮說邪抑王懼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 皇上天錫智勇表正萬邦怙終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

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吝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明效大驗所共聞者王能避禍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

序 跋附

三國徐幹中論序

逸作者名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况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

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舍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

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售競相尙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齋齋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寡故令君州閩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於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

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都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危困也豈况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痲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順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

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千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覩君之顏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宋曾鞏徐幹中論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生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

林希書鄭玄傳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

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明朝侍講方孝孺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合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以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事而妄意其報及乎不合則謂天爲幽遠而

難致是豈知天者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罪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匪懈年二十以高第入太學後二年以鄉舉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 上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故乘間自請納官代父辭甚切 上聞而憫之 詔還其父 皇太子復承詔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 闕拜舞以爲更生

上嘉其純存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縉紳士觀其事莫不竊歎 皇上待士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美之而友人鄭公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敍天下之事其初可以爲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天亦莫能與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于學成而任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 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豈人之所可必也哉 上不遺於其願矣使父而有疾疾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于瘴癘之鄉而歸致

其養非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辛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申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 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恩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路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且爲忠臣則天道之佑有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於無志有志而不息則所爲無不成余雖不識公之爲人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贊

宋蘇轍孔北海贊

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

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曹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陳師道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劭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

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
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
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
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鬻動其
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
英自勝之爲彊

銘

魏光州刺史鄭道昭天柱山銘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
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栖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綿窮想照燭空溟
道暢時乘葉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齊光州刺史鄭述祖天柱山銘

并序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弈弈梁山韓國以之作鎮蓋由拳石吐雲坤靈布雨五嶽三望六宗九獻祈禱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卽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祕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河東瞻大壑斜嶺蓋天層峯隱日尋十洲於掌內總六合於眼中文鯨自此經停精衛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返武帝過以樂留豈只峨眉鳥翅二別兩嶠對談大小共敍優劣者耶公稟氣辰象合靈川嶽禮儀以成規矩仁智用爲樞機自結衣冠譽革履傳聲組綬相輝貂冕交映至於愛山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廓未足云擬文光夏甫曷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議以此州俗關南楚境號東齊田單奮武之鄉鄙其逞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凌遲詢茲保乂非公勿許及驅騶御下字衆理物羣情款密庶類元諧變此澆夷之俗侷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歌謠鴻範宣諸史策公久渴粉榆緬懷桑梓同升隴而泗泣類陟岵以興嗟於此東峯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祕書監兗州刺史文貞之狀鐫碑一首於峯之東石室之內復致其銘愚

忝舊德歷構前基秉笏相門策名天府出入舊邸陪從帷幄凡諸身歷瀛趙滄冀懷
及堯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太常頻居其任揣
分庸劣其階至此宜是遺薪安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媿日猥當今役
踵迹此藩敢慕盈書仰宣庭誨其詞曰

高高峻極太華削成祈望諸素禋禱羣經崇哉天柱迥出孤亭地險櫛廉籍此爲名
赫矣先君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蘭之茂尊親愛君存交賞舊翻屬愚後實慚堂構
齊天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碑文

唐荊州刺史史承節鄭玄祠碑文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墳典是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
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蹇武宣尼彰刪述之功始皇速燒焚之禍迨乎羣儒在
漢傳註縹緗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述同見集於芸閣獨有綴於環林豈君經教奧

義圖緯深述如我鄭公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族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尙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都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道東而起嘆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盲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跡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環范昇憲章文議何進延于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起孔融之相北海履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子公門稱道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公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

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著周易尙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號爲純儒其所撰著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間宗之公後嘗疾篤以書戒其子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植以娛朝夕後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聞命罔從而黃巾賊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夜自非拜國君之命聞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以承之咨爾烝烝一夫曾無同生相依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乎僚友德行立乎己志若志聲稱是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吾雖無絀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庶不遺後人之羞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隴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方西暮其可圖乎家人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今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命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會千餘人乃葬于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捐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及屏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未見昭曰寧我負卿勿卿負我鳩之而死悲夫自夫子沒後大道方卷公之網羅遺典探索奧祕今特立嶠然時季途迤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與美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託爲文乃爲之

銘曰

煥乎人文圖稽典墳煩亂是剪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帝沮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
膏腴美地簪纓宗親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
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
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堯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回孔融西去
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傳五經周官東部漢隲西京白玉遍地黃金滿籟
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肇鬢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千赴會
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賴于標德比皓稱公
闕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中覽八千
今年在辰來年在己嗚呼不憇吁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入表神交千祀
澠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
詞愧黃絹心悽白楊名譽不朽終古騰芳

宋賈黃中新修東海廣德王廟碑文

惟堯之聖就如日望如雲而下民罹洪水之患惟禹之德聲爲律身爲度而盡力有
濬川之勞垂利無窮流惠斯太然而究其本末論乎委輸苟疏鑿不使於朝宗淳著
非由於善下則堯欲濟難虛罄知人之明禹無成功徒施焦思之苦夫成二聖之不
績冠乎古今解萬方之倒懸免其墊溺滿而不溢大無不包則其惟東海廣德王乎
若乃驗五行之用習坎推先紀四溟之序東方稱首太昊是都於析木大帝實館於
扶桑限蠻夷以分疆興雲雨而成歲其廣也盡天之覆助玄化以無私其深也載地
如舟使舍生而共濟統元氣以資始擅洪名而不居滌盪日月之精推斥陰陽之候
物惟錯以稱富潤作鹹而興利龍門導其九曲吸爲安流鼇峯聳其八柱鑠爲巨鎮
禍淫如響駭山豈足以加威福善必誠航章皆期於利涉是故禘冕之制異其章以
著明壘水之潔法其左以定位信夫太極兼之以生萬物資之以成九州因之以平
百谷賴之以傾至若不以汗濁分別見其仁也不以寒暑增損全乎義也卑以爲體
合乎禮也深而無際包乎智也潮必以時著乎信也如是則象止可以目覩神莫得

而智知三王之際已嚴祀典萬世而下率脩舊章德若非馨罔有昭答祭或如在必聞感通惟品彙之盛衰繫時風之隆替允屬昌運遐光今猷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覆載羣生照臨下土飛龍正在天之位丹鳳效來儀之資負斧辰以朝諸侯登紫壇而款太一執玉帛者萬國防風無後至之誅舞干羽于兩階有苗悛不恭之罪九流式敍七德用成化洽雍熙美溢圖史然後較步驟之優劣論禮秩之等夷聲教所通人神具舉東萊之地海祠在焉歲月滋深規模非壯豈稱集靈之所徒招徠下之譏蓋累朝以來中夏多故垣墉雖建誠異於可圩牲牢雖設或乖於掩豆噫太平之難遇旣如彼藝黷之成弊又如此惟大聖以有作眷皇明而燭幽經久之圖自我爲始於是大匠頒式百工獻能暗叶占星豈煩兼并不資民力蓋示於豐財無奪農時誠彰於悅使長廊千柱以環布虛殿中央而崛起窗牖迴合其寒暑金碧舍吐其精熒袞冕尊南面之儀羽衛圖永遠之制節內外以嚴關鍵寬步武而闢軒庭固久極物表之瓌奇盡人間之壯麗且黃金爲闕止是虛談紫貝開宮何嘗

目覩於是祝史舉册而致命徹侯當祭而爲獻肅肅廟貌雍雍禮容牢醴載陳而有
加光靈拜賜以來格斯蓋答既於穹昊屬意于黎元使俗被和平物消疵癘于以隆
治道於無窮若夫信徐市之言將遊方丈惑文成之妄欲訪安期意在虛無事皆惟
誕校其得失何止天壤哉宜乎九譯來庭不覩揚波之兆三時多利屢臻大有之年
膺寶曆以永昌率羣神而授職般詩考義遐播無疆之休望秩陳儀長垂不刊之典
昔汾洮二水左傳尙紀其始封涇渭兩川馬史猶書其命祀况茲廣德王之盛烈焉
可闕如爰詔下臣俾文其事雖逢時備位固絕乘桴之嗟而爲學甚燕愈增持翰之
愧迺勉爲銘曰

在昔洪水下民其咨惟天命堯當數之奇惟堯命禹救時之危賴二聖之有德導萬
流之東馳納而無所功將安施以聖翊聖無爲而爲幽鑒不昧聰明可知旣載旣奠
以京以坻運有否泰時有盛衰崇其秩望俟乎雍熙我后之明照臨寰瀛我后之德
覆載蠻貊乃豐禮秩乃盈嚴祀乃薦牲幣乃潔樽彝宮室羽衛王者之規袞冕劍珮

南面之儀眷彼平野蔓草如束旣圖旣剗樹以嘉木眷彼舊址壤垣相屬旣經旣營峙以華屋玄貺斯答皇明斯燭神之來兮君受萬福廟貌惟赫享獻惟肅神之來兮臣荷百祿疵癘消于八紘和氣浹于羣生披文勒石超三代之英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六月癸未朔十二日甲午建

行狀

宋歐陽修蔡齊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立爲學初作詩已能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大驚謂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及讀公賦嘆曰此宰相器也時制貢士當賜第一者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采擇其材質然後賜之及公入見衣冠偉然進退有度上大喜謂寇準曰得人矣亟賜第一初拜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爲明公濟之以寬民賴

之逾年通判濰州有告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
盡民之情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是爲政者之過也爲審其獄得減死者
十餘人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上素
知其名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宣德郎勳騎都尉判三司賜緋衣銀魚
遷左正言階朝奏郎勳上騎都尉仁宗卽位遷右司諫時丁晉公用事欲邀致公公
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忤晉公見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知遇至此豈宜
爲權臣所脅得罪非懼也及晉公敗得不累未幾同修起居注拜尙書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賜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權給事中奉使契丹天
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事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
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詔公爲記時宦者羅崇勳主寺事
陰使人謂公曰善爲記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崇勳怒讒於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
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改密州遭歲旱奏除公田糧數千石弛鹽禁使民得貿

易以救其饑東人賴之陞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始躬親萬幾豈宜女后相繼稱制太妃卒不預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遣三司小吏訊之連及數百人以上聞之大怒召公覆治公以爲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荆王危疑之心奏疏數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止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食邑五百南海部人爲其酋所虐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公獨以爲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種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制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宣桂以西皆驚朝廷頗以爲憂景祐二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

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奠之可無潰壅之患而且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民皆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縉紳倚以爲重三年頻表解職不許明年以戶部歸班改賜推忠輔德功臣勳上柱國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平生喜薦士如楊階勸王隨龐籍段少連皆所拔擢卒爲名臣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己出處如此謹按贈兵部尙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墓表

國朝唐順之中允李學詩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契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宗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君爲長

君少穎異沉潔治經通尙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一少年得售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嚴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語入稽勳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員外郎會 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肉疎眉進止雍容與人接宛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理刑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束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若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乃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閑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院編脩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旣葬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亦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 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脩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大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

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者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既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是時編脩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接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惟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名士遂改其制癸巳年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筵講幄退則校讎東觀如景從響應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或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也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中半出者罷者又幾人其尙在院者纔三兩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前以傑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 天子廢長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璋之雋蓋蒐于千百庶僚之中

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亦憐身者之所歎與
故於表君之墓而并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